

我在水产事业中闪光

□ 朱耀光

1935年，我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出生。当时战局动乱，社会不宁，物资匮乏，是民不聊生的时代。我在华侨社会共济帮助下，有幸在“广仁”、“巴中”两所爱国名校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小学的学业，也担任班长，学生会主席等职务，使我在学识和社会工作能力方面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这些自称“海外孤儿”的华侨，强烈地感受到祖国是我们的靠山，是我们为她奋斗终身的地方。青年人都梦想能投入母亲的怀抱。我在巴中留校教书才一年多，当地反华排华的恶流已开始涌动，印尼政府改华文教育为印尼文教育，许多不会讲印尼文的老教师将面临失业。中国驻雅加达领事馆派

员来到“巴中”动员年轻教师回国升学，以免“争老教师饭碗”。1958年3月我拿了领事馆赠送的三等舱船票，乘上“芝万宜”号巨轮启程回国，经香港进深圳罗湖口岸，回到祖国母亲怀抱，开始了人生新的征途。

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度过多雨的春季，8月考上厦门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。当时是建国初期，百业待兴，又遇特大自然灾害，苏联逼债，对台斗争等，我的大学生活是在炮战、饥饿和学习秩序动乱情况下渡过的，在最紧张的对台炮战中，厦门面临第一线，我们就常去农村边劳动边学习。有的侨生动摇了，当时我虽也感到困惑，但苦难的童年，对祖国的热爱，我还是坚定地紧拥母亲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全身心投

入学习，在学校吸取知识，使自己在专业、外文水平，得到很大的提升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。分配到福建省水产研究所，在这里我学习工作，建立家庭，培养子女。祖国母亲把我一个海外孤儿培养成一位对国家有贡献的科研人材。

在工作三十多年中，我一直在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从事海洋渔业资源的研究，促进我在这个领域中知识和经验可以不断积累、充实和提高。省水产研究所是属于生产性的研究机构，其课题大部分是指令性的，由中央水产部、省水产厅下达。福建面临台湾海峡，一片辽阔的海域就是大实验室，为取得第一手资料，出海更是我们科室的家常便饭。虽然我们有正规的调查船“闽锋号”，因对台关系紧张，目标太大，有风险，到一定的海域就改乘渔民捕鱼船，船小腥味重，晕船呕吐是免不了，我和同事们一起不管风急浪大，瓢泼大雨或白天夜晚，都要做好各站点的工作，采集水样、浮游生物及各种渔获物的生物学测定。每出海一次都要掉几斤肉。上岸后再进行样品的分析，参照有关资料，及时写出调查报告。比较大的项目还要和水产院校：厦门大学海洋系，协同完成，共出成果。

我当时正当壮年，由于热爱海洋事业，虽然工作繁重也坚持博览群书，钻研业务与同行交流，参加全国、全省学术研讨会，并参加了全国、本省的有关专著



鉴定海洋生物

的编写；“中国海洋渔业资源”、“福建鱼类志”等。二十多年来得到各项科研奖项共15项，其中国家级、部级一、二、三等4项，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奖6项。

由于我在工作中有点成绩，党和政府给我很多荣誉。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专家、福建省优秀专家称号并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、福建省首批优秀专家和高级人才生活津贴。在政治上也得到高度重视。任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八九两届厦门市政协常委，多次评上侨界先进工作者。单位也委任我先后任研究室主任，省水产资源调查队付队长，省水产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，还任厦门侨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。

1958年至今，

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度过了61年，我个人的成长及取得一些成绩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培养。现已85岁高龄，过着安详的晚年生活，逢年过节或有病住院，都得到各级领导拜访慰问，使我倍感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。

(厦门巴中校友会供稿)



参加全国八届政协会议



朱耀光夫妇

向往

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僻远的小岛。岛上的居民大多数是中国人，虽然人口不多，但却有3所中文小学。小岛离新加坡很近，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持有往返新加坡的签证，放假时间都回新加坡。也因为这样，学校用的教材是新加坡编的，我们在学校阅览室看到的报纸，也是新加坡出版的，如《南洋商报》。因此，我们可以从报纸上了解到新中国的消息，还可以从岛上唯一一家中文书店，读到中国出版的图书。

1955年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，报纸上有关中国代表团和周总理的新闻，使侨胞们感到兴奋和自豪，我们对新生的中国越来越向往。毕业后到万隆去求学，成为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的愿望。终于，在老师的帮助下，我们离开小岛，结伴去万隆学习，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。

感谢我就读的学校，她是

追求

我们就读的万隆华侨中学是一所进步学校，老师们满怀爱国热忱，经常向学生传播新中国的建设成就，介绍新出版的革命文艺书籍，如《青春之歌》等。侨中是万隆华侨界进步力量的中心，承担了许多接待来自祖国的代表团的任务。曾经使万隆市万人空巷的天津杂技团，演出场所就设在侨中。继亚非会议后，召开亚非学生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来到侨中参观，受到热烈欢迎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访问万隆时，侨界的欢迎会场也设在侨中。我们都曾经参与了以上的欢迎活动，深受空前盛况的感染，新中国逐渐在我心中扎根。回祖国，上大学，将来为建设祖国服务——成为我追求的唯一愿望。

万隆华侨中学奠定了我的

爱国思想，是我奔向祖国道路上的桥梁。

成长

由于印尼发生排华恶浪，我高中没有毕业就提前回国了。1961年，我终于回到了祖国。

当时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，物资供应十分紧张。但是国家对我们归侨学生有特殊照顾，我们生活上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。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，圆了大学梦，成为我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。当时，华侨大学处于创办初期，条件比较差，但党和政府十分重视，地方各级政府给予大力支持，使华大建设很快就具相当的规模。

我们在学校除了上课，还参加建校劳动，参加社教运动，在学习和运动中既学到知识，也得到锻炼，逐渐成长起来。在这期间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，学习中断。但华大确实铸就了我们的灵魂，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和品格。

1968年，我离开华大，说是毕业分配，实际上都没有明确的工作单位。我先到福清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，随后又到武平县良种场，最后到福州码头建筑工地当工人。也就是说，3年里工农兵都经历过，接受了多形式的锻炼。

1971年，组织上照顾我调到我爱人的单位——湖北武钢大冶铁矿子弟中学。这是我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作单位。武钢大冶铁矿的主体是产业工人，虽然

处于文革时期，但从领导到工人，对知识分子还是很重视的，尽量安排能各尽所长的工作。对于我们归侨不但没有歧视，还处处给予关心和照顾。我们专业上受重视，工作上受肯定。我先后当过教研组长和教导处主任，评上先进工作者。我爱人也被选为区政协委员和市侨联委员。这是我们心情舒畅的十年，也是我们没受出国浪潮裹挟，坚定扎根祖国的原因。

感恩

1983年我调入厦门集美侨校。这所被誉为侨生摇篮的学校，是我回国后进入的第一所学校。

学校刚刚复办就承担繁重的任务，开办有归侨子女高考补习班，朝鲜、蒙古华侨子女以及港澳台学生先修班，侨务干部培训班等不同类型的班级。尤其是以外籍学生为招生对象的汉语班，成为学校的特色。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，华文教育成为学校的主业。

1997年，国务院侨办决定集美侨校全建制并入华侨大学，成立华侨大学华文学院。1998年，印尼华人家长

我和这70年

□ 陈桂德(印尼归侨)

纷纷把孩子送往国外，中国是他们的目的地，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承担了忙碌的接待任务。这期间，我负责华文教学部和教务处的工作，接待工作和教学安排得到领导和师生们的肯定，先后被评为校、市和国务院侨办教育先进工作者。退休后，还返聘任华文研究所所长。此外，也多次出国访问，宣传华文教育，培训华文教师，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贡献。这是我工作最繁重的时期，也是组织上给我荣誉最多的时期。

(厦门万隆同学会供稿)



游南京夫子庙贡院



在印尼万隆华侨中学礼堂前

名片点击 厦门《鹭风报》

《鹭风报》是一份立足厦门、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侨刊周报。发行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侨华人和闽南地区的归侨侨眷。由厦门市海外交流协会主办，厦门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管。

1956年创刊以来，《鹭风报》向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广大归侨侨眷反映家乡风情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；记录海外乡亲的轶闻趣事、生活状态，传递海外乡亲的炽热乡情，众多海外乡亲对《鹭风报》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。

在新的历史时期，《鹭风报》正用纸质报、数字报、微信公众号和海外专版等多种途径展现出全新的风貌。

胸怀47万厦门籍海外侨胞，发行83个国家和地区，这份“集体家书”在飞速发展的年代里，依旧亲情浓浓，坚守一份别样情怀。

厦门鹭风报社 地址：中国厦门市新华路78号华建大厦7楼 电话：86-592-2026138 邮箱：lfb1956@126.com

